

陳鐵凡壽

辛棄疾評傳

臣子署檢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郵運費)

元

辛棄疾評傳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陳鐵凡
校對者	王之雲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六十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十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漢口交通路
重慶都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利羣書報發行所
聯營書店

辛棄疾評傳

目錄

第一節	時代陶鑄
第二節	家庭培育
第三節	世系述略
第四節	幼年時期
第五節	精忠起義
第六節	奉表南歸
第七節	志存匡復
第八節	名重詞壇
第九節	晚年餘暉
第十節	作品略評
第十一節	事功略評

頁
數

一
五
八
一七
二一
二六
三六
四八
五六
七二
八〇

辛棄疾評傳

陳鐵凡著

第一節 時代陶鑄

文士之患，患在以文士自囿。世之自居爲文士者，率皆舞文自娛，風流自賞，委國事於不顧，以爲超脫塵凡，蓋亦忘其本矣。雖然，自古及今，文士萬千，其能發民族之幽魂，揚天地之正氣，亦寥寥數人耳，此文士之所以見輕於人也。有宋一代，以文士之身，瘁命國族，而其文詞又足矜式者，文信國之外，得一人焉，曰辛棄疾。

棄疾字幼安，號稼軒，祖籍歷城（今山東濟南），稼軒生時，已陷金虜，其所受異族之迫害也深矣；然亦未始非天將大任於斯人也。試一言之。

金人以游牧部落，覆亡北宋，江淮而北，盡蒙胡塵。蓋中原文物輝煌，固可誘致蠻族之覬覦，而農業生活之安逸，尤引其慕羨之情也。

溯宋初以來，商業經濟雖漸次抬頭；然農業生活猶爲國家經濟之主要部門，金人趁戰勝餘威，肆行其高壓政策，迫害之烈，史不乏書，初，金人之侵也，僅意在掠奪玉帛財

富，久之乃垂涸於農業之安定生活矣。且也，軍戶過多，費用浩繁，金史陳規傳曰：

『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有猶四十餘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歛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

國用既大，惟有開源，開源之法，首在括田：

『金自南遷後，國計窘迫，無歲不議括田，考其時，民庶流離，概無樂土，外困於南北之戰爭，內困於旦暮之轉輸，所賴永業尙存，暫可延活，而官又奪之名曰荒地，牧地，其實多民地耳……』（續通攷）

此種括田，尙係由『官』主辦，民田之被佔者，固屬不貲，而『豪強之家』，憑凌攘奪，以實私囊，爲數尤足驚人也：

『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民田者，」上（金世宗）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金史食貨志）

括田雖多，尤難鑿足，軍事上之敗績，士氣之不振，亦歸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

故無鬥志。」（金史張萬公傳）

就此一端，亦可見金人對被征服者壓迫之甚。稼軒親歷斯境，深知匈奴未滅，無以爲家，南歸而後，矢志規恢，一心一德，始終不渝，蓋亦由是焉。宋室遺民呻吟於鐵蹄之下，自更深故國之思，南宋若能奮發圖強，待時北上，空谷傳音，萬山響應，恢復舊業，實不乏可趁之機也。惜乎南宋諸君，耽於安樂，不思自振，偏安初定，急謀議和，豈獨秦檜已哉！賢者亦不免焉。

『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用兵亦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欽宗）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已……」（趙翼廿二史劄記）

當時士大夫之趨向於和議，可想而知，而用命將帥雖慷慨激昂，力主征伐，然又不能刻苦自勵，整飭風紀，以之督軍，奚堪摧敵：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王燧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台廝養皆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通攷兵攷六）軍隊雖窳敗若是，而國庫之軍費度支，實有增無減：

『南渡以後，幅員既小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不兵。』（宋史吳剛傳）然國家之糜費，猶不僅此區區也。

『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二萬緡，銀絹六百兩正。』（宋史汪應辰傳）

政治方面之紊亂，亦可見一斑。

陷區人民，浸淪於水火之中，父老南望，暮藹茫茫，待拯之心，於以斷絕，弱質之人，惟有忍氣吞聲，俯首任異族之宰割，強者則自發義膺，磨利草莽，潛伏山澤，以待天時耳。有金一代，謀叛之所以多者，質是故也。

稼軒生時距靖康之變已十餘年，南歸在紹興庚辰，二十年中，喘息陷區，金胡蹂躪。深嘗備受，飲亡國之恨，餐麥秀之悲，先生之忠義慷慨，蓋亦由是灌溉之也。

第二節 家庭培育

先生始祖維叶公爲唐代大理評事，由狄道遷山東之濟南，遂世爲濟南人，歷世相傳，族人滋衆。

萬載辛敬甫嘗從鉛山得濟南辛氏譜及鉛山辛氏譜，先生先世，載之彌詳，兩譜並題先生手輯，鉛山譜所引諸文，多爲先生卒後事，是則非出先生，自無待辯，濟南譜是否必爲手輯？亦屬疑問，惟所記先生祖父及諸子名，與進論劄子及諸遺作所載者合，似屬可

信。

六

辛氏本濟南世族，先生高祖曾祖均官於北宋，乾道乙酉先生進美芹十論劄子有云；

『臣之家世，受歷濟南，代膺闔寄，受國厚恩』。

先生生時，祖父贊公仍健在，幼時隨侍，秉訓實深，先生之事業基礎，贊公培植之也。宋室南渡，戎馬倉皇，中原父老，未及隨變者甚多，悲山河之沈陸，哀國運之式微，俯視薺麥之青葱，仰望烟塵而流涕，其爲慘痛，何可勝言！贊公其一也。

贊公原仕於朝，遭逢國變，哀苦良深。耿介不屈，忠直自持，本不難一死以見志，然家族衆多，難卸撫育之任，而後起子孫，更需示以明夷尊王之義而導之以正途，俾可紹繼其難竟之志，忠義用心，固亦深矣，故先生云；

『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污虜官……非其志也。』

贊公身陷虜庭，歷官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贈朝請大夫，隴西開國男，其真苟活以希榮耶？蓋亦有所待焉。觀其所言所行，實有高張義幟，勤王克敵之意，惟以環境險惡

，終難藏事，雖然，美芹子又云：

『大父臣贊……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疊而起，以舒君父不共戴天之憤……』

第以金朝防範既嚴，匡復之圖難決，宋高偏安初定，北征之議無聞，孤掌難鳴，獨木焉支？盲目蠢動，挺險揭橥，非徒無益，實有害之，此智者所不爲，仁者亦不取，無已，乃屬望於新生之一代歟：

『大父……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觀形勢。』

燕山者，虎穴也，擒賊擒王，斬蛇斬首，贊公之謀遠矣，而其用心又何深焉，惜乎天不祿宋，遽奪其算，『謀未及遂，溘然下世。』賚志以沒，飲辱而終，此天下之恨事，百世後猶令人扼腕者也。臨終之時，猶諄諄示先生以南歸，由是觀之，稼軒之忠義智勇，固有自矣。

父文郁公贈中散大夫，餘無可攷。料或爲溫文爾雅之士，蓋先生之忠義慷慨，出自贊

公，而文采風雅，或稟自文郁公之遺賦耶。

總之，稼軒生性忠直，復承庭訓，身丁祖國之大艱，親遭異族之凌辱，一旦羽毛豐滿，則奮翅高飛，以圖雪恨，南歸後，先生忠義奮發，見之文章，出之行動，蓋贊公之遺訓使然，贊公死也有知，必將含笑瞑目矣，雖然，匡復之業，始終未竟，是亦稼軒所引爲遺憾者，趙應齋和先生摸魚兒原韵云：

『喜連宵四郊春雨，紛紛一陣紅去，東風不愛閒桃李，春色尙餘分數，雲影住，任繡勒香輪且阻尋芳路，農家相語，漸南畝浮青，西江漲綠，芳沼點萍絮。西成事，端

的今年不誤，從他蝶恨蜂妒，鶯啼也怨春多雨，不解與春分訴，新燕舞，猶記得，彫梁舊日空巢土，天涯勞苦，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

幽怨深愁，幾回腸斷，天下仁人，同聲一哭。

第三節 世系述略

辛氏遷家濟南，自維叶始，故濟南辛氏以維叶公爲始祖，官唐大理評事。

高祖師古公官宋儒林郎。

曾祖寂公官寧州司戶參軍。

祖贊公初仕於宋，復污金秩，歷任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事贈朝請大夫，隴西郡開國男。

父文郁公贈中散大夫，兄弟行似不訖，由先生從弟有排行十二者可知。惟名字事略，均無考。

從先生作品及龍洲詞等中，知先生有二弟，略可攷述，其他則不知矣。

一曰茂嘉，名無考，稼軒詞中贈茂嘉作二，皆送別詞也，姑錄其一，賀新郎別茂嘉：『綠樹聽鶯鳩，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悲壯激楚之音，令人不忍卒讀。

陳亦峰以此爲稼軒詞冠，以爲『沈鬱蒼涼跳盪，古今無此筆力。』沈偶僧曰；『綠樹聽鶻鴂一首，盡集許多怨事，全與太白擬恨賦相似。』詞選註：『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劉改之沁園春題作『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或即同時歟？然細按詞意，又似不相類。

茂嘉行十二，是否與先生同懷？不可知。其人肝膽才氣多肖先生者。先生曾賦永遇樂送其赴調一詞，起首云；『烈日秋霜，忠肝義膽，』又云……『比著兒曹，纍纍却有金印光垂組，付君此事……』龍洲贈詞亦稱之：

『天下稼軒，文章有弟，看來未遲，正三齊盜起，兩河民散，勢傾似士。國泛如杯，猛士飛雲，狂胡灰滅，機會之來人共知，何爲者望桂林西去，一騎星馳。離筵不用多悲，喚紅袖佳人分藕絲，種黃柑千戶，梅花萬里，等閒遊戲，畢竟男兒，入幕來南，籌邊如北，翻覆手高來去棋，公餘且畫，玉簪珠履，倩米元暉。』

一曰祐之，名無攷。集中贈祐之詞十二，中有西江月壽其新居落成云：

『畫棟新垂簾幙，華燈未放笙歌，一杯潏灑泛金波，先向太夫人賀。富貴吾應自有，

功名不用渠多，只將綠鬢抵羲娥，金印須教斗大。』

餘詞又有題作送歸侍浮梁，由是可知祐之固有母，則必先生從弟無疑。集中尙有感皇恩慶嫡母王恭人七十：

『七十古來稀，未爲希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牀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遙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爲壽，一箇一百歲，一杯酒。』

王恭人或即祐之母也。

祐之家浮梁，與上饒鉛山接壤，祐之往還其間，常與先生載酒遊山，夜窗閑話，手足之情，至爲敦睦，其中蝶戀花送祐之弟云：

『衰草斜陽三萬頃，不算飄零，天外孤鴻影，幾許淒涼須痛飲，行人自向江頭醒。

會少離多看兩鬢，萬縷千絲何況新來病，不是難整頓，被他引惹其他恨。』

祐之文采風流，蓋肖先生，先生家居時，常與唱和，惜其作品無傳耳。

祐之茂嘉是否與先生同時南歸？無從考定，愚意二君與先生共承祖訓，抱負必同，先生投耿京營，祐之茂嘉可能與之偕行，後復與先生聯袂南歸，龍洲贈茂嘉詞中原有『入幕來南，籌邊如北。』之句，其後所以分居，想爲宦遊萍寄，遭遇各異之故。

先生夫人姓氏無考，然必出自世族名門，蓋可斷言。先生臨江仙爲岳母壽有句云：『壽如山岳福如雲，金花湯沐誥，竹馬綺羅群。』

夫人年齡頗穉於先生，浣溪沙壽內子云：

『壽酒同酌喜有餘，朱顏却對白髭鬚，兩人百歲恰乘除。 婚嫁剩添兒女拜，平安頻

折外家書，年年堂上壽星圖。』

梁啓超先生考證云：『朱顏對白髮，則年齒相懸可知，兩人百歲乘除，亦決非年齡相若者。』是矣；惟梁先生以爲『此詞或作於先生六十二三歲，夫人年方三十七八，故乘

先生四十八歲至五十二歲間，曾作鵲橋仙慶岳母八十，則太夫人長先生約二十八歲至三十二歲，夫人則爲太夫人四十四五歲所生者，再，由浣溪沙『平安頻拆外家書，年年堂上壽星圖。』可見此時太夫人仍健在，准梁先生言，則太夫人已年九十一至九十五歲矣，世上固人稀有九十高齡，而先生亦無慶岳母九十之作，似難置信。

先生有子九人曰植，曰秬，曰秠，曰穰，曰穞，曰穟，曰稭，曰秸，曰褭，曰鹽，鹽早殤。八子名皆從禾，惟鹽獨異，疑自植以下，皆先生自號稼軒後所產，命名與名軒同意。

而醫則爲首舉之子，因其早殤，故植以下皆從禾字名，蓋忌諱也，先生有哭墮十五章，篇中無一語涉及有兄姊，且哀悼特甚，當爲中年得子而傷之殊感也，墮字頗僻，若以產於贛州取義，則先生踪跡在贛者，惟淳熙己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此與上述先生結婚時年齡又合矣。

諸子中有名鐵柱者，不知爲誰，集中有清平樂爲鐵柱作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鸛鵲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

由『斷了驚驚怕怕』，『無災無難公卿』等語臆之，當是殤墮後所生，衷心猶有餘悸也，鐵柱，或即植之乳名歟。

先生侍妾中可考者三；

一曰呂女。張端義云：『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爲京漕吏，有女事辛幼安。』先生於淳熙二三年間任京漕，呂女或即此時所納。至謂此女後被遣去，而幼安因作『寶釵分』